

关于集成描写与汉语语义研究

——基于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描写原则

彭玉海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理论对汉语语义研究有多方面意义、价值, 本文摘其精义做了介绍, 并基于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原则提出了分析和解决汉语相关语义问题的方案, 尝试用它的方法论和理论原则来阐释一些实际的汉语句法语义现象, 这将有利于把握现代汉语语言语义的实质。

关键词: 莫斯科语义学派; 集成描写; 汉语语义研究; 句法语义

中图分类号: H353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论

集成性的语言学描写原则(принцип интегральны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описаний/principle of integral linguistic description)强有力地支撑起莫斯科语义学派[Московская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МСШ)/Moscow Semantic School (MSS)]的语义研究体系, 使其成为俄语语言学的一个新兴语言学派, 它包含了俄罗斯本土语言学思想和西方语言理论元素, 这表现在它与 Л. Щерба 的积极语法观念、Н. Арутюнова 的逻辑语义思想、И. Мельчук, А. Жолковский 的“意义—文本”理论模式等相关, 也与 N. 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法, J. J. Katz, P. M. Postal 的深层语义学, Ch. J. Fillmore 的格框架语法, L. Tesnière, G. Helbig 的配价语法, A. Wierzbicka 的语义元语言思想等有理论(基础)上的联系。本文将就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理论及其对汉语语义研究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和讨论。我们相信, 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原理的恰当运用可以突破传统的汉语语义研究的一些局限性, 深化汉语词汇语义和句法语义的研究。

1 关于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

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指的是: 在描写特定自然语言时, 将其语法与词汇两个不同平面的意义使用相同的形式化语言统一起来, 形式化的词汇意义描写与语法意义描写构成总和一体描写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使词汇的释义内容、语义特征与语法的规则系统有机地协调起来、融为一体。这样, 词汇语义的描写囊括了与词汇单位语义相互制约的诸如词法、句法、搭配、交际结构角色乃至语用、修辞、认知等在内的全部语义、形式特征以及相关的同义词、反义词、转换词、派生词、语义衍生词等内容, 因而很大程度上讲,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言集成描写应归属于交叉学科的一个研究领域, 它十分有益于语词跟句法手段与语义单位之间对应关系的分析和描写, 有利于区分同义、排除多义、歧义。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原则反映的实质上是“该如何组织或开展语言学描写”的问题, 以 Ю. Апресян, И. Мельчук, А. Жолковский, Л. Иорданская, Е. Урысон, О. Богуславская, М. Гловинская, Е.

Бабаева, Т. Крылова, Ю. Григорьева 等为理论代表的学者们正在开展的相关研究跳出了“只对单一的句法与语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描写”的窠臼,把视野投向制约着语言语义分析的更丰富、更为实质的领域,从而在更合理的语言层次上揭示语言语义的实质。语言集成描写理论要求把相关词位的所有信息和意义罗列出来并编入词典中,通过广义上的形式特征来研究语义,把语法和语义紧密结合起来,使每一个层次的语义信息与相关的形式表达扣在一起,明确一个语言单位区别于另一个语言单位的形式依据,为语义内容找到强有力的形式支撑,致力于得出“有多少个语义层次、语义范畴就有多少个形式化类别与之对应”这一结论。莫斯科语义学派眼里的语法、形式是广义上的,是一种语言的所有规则的总和,甚至包括语言的语义规则,具体涉及词法、句法、实际切分/交际结构、词序、语调以及和形式相联系的那部分语用信息。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落实到有关系统性的词典学研究来讲,就是要求每一种语言的语法和词典(词义)结合起来进行描写。说得具体些,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原则在此有两个要求:1)在描写某一词位时,词典学家应该利用全部规则,给这个词位注明在规则中提到的所有性能,许多情况下还需要把有关于这些规则的信息纳入到词典的释文中;2)同样,语法学家在描述语言的某种规则时也应该利用该词的全部词位,如果这些词位表现(поведение лексем)的相应形式没有直接纳入到它们的词典释文中,应考虑从属于该词的所有词位。(Ю. Апресян 2005: 4)很多情形下,还要求在语法规则中直接加入具体词位的信息。它所揭示的规律既有同一语义类别数量众多的词汇单位共有的,也有为个别词汇单位所特有的,它把前一种信息纳入到语法规则之中,而把后一种信息放到系统性词典的词条目当中。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同义词新型描写理论”模式对于机器词典、语义—句法词典的理论建构大有益处。该理论方法对同义词汇单位在聚合与组合层面上的语义、语法、语用等方面的属性作了全面描写,分出了同义现象分析的五大区域:意义区;形式区;结构区;搭配区;实例区。以动词 радоваться 为例,它的基本同义词为 ликовать, торжествовать。相关的区分描写如下:

1) 意义区:三个同义词的区分语义特征是,动词 радоваться 的语义主体可以是包括人和其他高级动物,而 ликовать, торжествовать 只能以人为体验感情的主体。在产生感情的原因方面,动词 торжествовать 强调自身的正确性,而 радоваться 指一切好的事情。在产生这一感情时主体自身的心境方面,радоваться 可指任何状态中的人,只要他能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甚至在感到不开心、忧郁或处境并不好的时候,他也可能即时性地感受到某种快乐,高兴起来。而 ликовать 指人不加分析盲目地接受现状所产生的“兴奋”,它不允许掺杂“高兴”之外的其他情感因素。就感情的性质、程度、持久度来讲,радоваться 要弱于 ликовать 和 торжествовать,但要比后两个动词表示的情感更加深刻。在感情的外部表现方面,动词 радоваться 既可以有言语、面部表情、手势等外现,也可没有,但 ликовать, торжествовать 总要通过身体语言把主体的情感表现出来。

2) 形式区:这三个词虽然都可以不要求补语,但在其他方面的形式特征中,动词 радоваться 几乎没有特别的限制,而动词 торжествовать 和 ликовать 由于是强调旁观者的反应,第一人称形式的使用相应受到限制。

3) 结构区:радоваться 的自由度最大,可以支配 кому-чему, за кого-что, по поводу чего-л.,也可带由连接词 что, когда, если 所引导的从句。而动词 ликовать, торжествовать 却只能支配 по поводу чего-л., 可以跟 когда, если 说明从句。

4) 搭配区:радоваться, ликовать 的主体可以换喻为 всё живое, семья, весь зал, душа, сердце 等,但 торжествовать 一般不可以。此外,动词 радоваться 可以搭配各种副词性扩展语(如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等),而其他两个动词则不然。

5) 实例区: Когда мы видели, что всё живое радуется и ликует, нам становилось уютнее и спокойнее на свете; Положа руку на сердце, можно искренне радоваться за него; Андрей ликовал по поводу скорой отправки(на фронт), а тётка грустила и пыталась умолить командиров(Б. Окуджава); Разбойники оказывали ему(Троекову) непонятное уважение.....Троеков торжествовал и при каждой вести о новом грабительстве Дубровского рассыпался в насмешках насчет губернатора(А. Пушкин).(Ю. Апресян 1995a)

这一原则对于词典编纂具有的普遍参考价值在于:它所拟构的分析与综合的语言能力模式在文本自动翻译系统中可以得到卓有成效的运用,以集成、系统描写为原则的新型语言词典可以鉴用这一模式开展实际操作。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理论框架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词汇的词典释义类别。一组词如果具有一个或若干个共同属性,这些属性由于制约着语句或语句片断的生成或理解而必须用统一的模式在词典中加以描写,这组词就叫做词汇的词典释义类别(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типы)(Ю. Апресян 1995b: 690)¹。词构成词典释义类别的共同属性限于那些制约着广义语法规则²的属性,如状态动词的语义属性决定它们不具有积极过程意义,不能用 *делать* 照应:可以说 —Что ты делал вчера вечером? — Думал о тебе(你昨天晚上干什么来着?—想你来着),但不能说 —*сердился на тебя(生你气来着)。决定 *знать*, *помнить* 等动词构成词典释义类别的是它们的“知悉”这一共同语义因素,而不是“预设传递”(транзитивность)之类的共同语义因素(当 A 知道 B 知道 P 时, A 知道 P),这是因为前一语义因素与这类动词的一系列句法特点、搭配特点密切相关,而后一语义因素只与逻辑相关,与语言规则本身无关。(参见张家骅、彭玉海等 2003: 152)

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对句子语义进行分析时,强调可以把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等结合起来。其代表人物 Ю. Апресян 在对语用意义和语义意义的性能和特点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后指出,语用信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语义信息交织在一起,有时很难区分。俄语句子 *Внук дерзит бабушке*. 中的动词谓语成分 *дерзит* (顶嘴、抬杠、冒犯)只适用于描写社会地位和年龄辈分较低的人的(无礼貌)话语行为,不能用于描写平辈间和上对下的言语行为,该语用—评价成分已经成了动词的语义预设或事实预设,从而获得固定的词汇语义地位,因而这里如不参考语用—情态因素,句子语义分析本身很难进行彻底。(类似词汇语义现象在汉语中也相当普遍。)

当前,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原则指导下的研究有双重目的:一是创立语义学的普通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不是代表性的例证,而是自然语言的大量材料;二是把这种理论变成实际中有益的、面向广大语言使用者的词典学产品。Ю. Апресян 等学者在这两个目的、两个方向上的工作是相互关联的:词典学方面的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素材,理论上的不断探索又反过来指导系统性基础上的词典学实践。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已取得丰硕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已局部面世的《新型俄语同义词解释词典》(«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这里的每个词条目都相当于一篇有关标题词的独立学术论文,展示了语义学理论与实践词典学之间有机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的这一研究成果体现了该学派的一种科学精神,那就是从语料做起,展开细致、塌塌实实的工作。

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的研究趋势是倾向于对句法语义研究中一些传统概念如同义性、同音性、熟语性等的深入探讨,将语言中从词素到句式的全部意义单位都纳入统一描写的对象、揭示这些单位的非语义属性的语义根源等,把植根于集成描写原则的理论语义学研究成果运用到编纂系统性词典的实践工作中、对每一个词条都作语义、语法、语用、情态—修辞等全方位的描写,使语言的“世界语言图景”(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的研究通过

扎实的研究工作，系统、清晰地逐渐展现出来，从整体上促进普通语言学的发展。

2 汉语语义的集成描写

国内汉语界的句法语义研究中，沈家煊、袁毓林等的认知语法研究及语法化研究、张伯江等的功能语法研究、刘丹青等的语言类型学研究、话题结构研究及指称问题的研究、陆剑明、沈阳、谭景春等的句法—词汇语义学研究、徐烈炯、顾阳、沈阳、熊仲儒、高明乐、范晓、郭锐等有关论元实现的理论研究、方梅等的篇章语法研究、方立等的逻辑语义研究等，在汉语句法语义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的总体学术思想是要把汉语放到世界语言变异的范围内作考察，其中较有优势的是认知语法、句法—词汇语义学研究和功能语法研究，推出了较扎实的成果，正大力开展语言类型学和语法化理论的研究，着力组建形式句法的研究、解释纷繁的句法行为和句式的歧义现象，力图把形式句法理论和形式语义理论植入汉语语义研究、使现代语言学思想融入词典编纂等实际工作中，让理论研究体现出自己的应用价值。而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相关研究与汉语形式句法理论、形式语义理论、句法—词汇语义理论、配价理论研究、词典学理论等研究之间的关系要大一些，尤其是它用语用、认知等方面的内容来解释语法的观点跟沈家煊、袁毓林等的认知语法研究以及北京大学陆剑明担纲的汉语语法学、句法语义学研究的思想非常吻合。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所强调的“语义决定句法，通过句法描写语义”思想原则可以指导现代汉语的语义分析。例如，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谈论的有关“正在进行的当下‘行为—事件’不能用量化的方式来描写，只有完成后的‘行为—事件’才能量化（只在个别特定情况下不能）”的观点可以解释汉语中为什么在句法方式上不能讲“*他正在喝一杯茶”、“*他正在吃两碗饭”，却可以说“他喝了一杯茶”、“他吃了两碗饭”。而俄、汉语中又都允许这样的结构特点的句子：“他正在会见两个客人”——“他会见了两个客人”，则是由这里的客体（“客人”）的语义属性决定的：“客人”不会因为施加于他/她的行为而产生物理方面的变化，“量化”对该类客体来讲没有强制性。可是客体具有相似性质的句子“*他正在听两首歌/正在看两部电影”、“*他正在去这两座城市”——“他听过两首歌/看过两部电影”、“他去过这两座城市”的错与对，则还与谓语动词本身的语义结构性能有关，可以通过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单一量化规则”得到解释。

借鉴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方法，汉语的语义句法研究中可以展开静态的词汇语义描写和句法语义的动态化分析，这将会涉及语言性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概略性地谈谈相关几个方面的具体研究内容（篇幅所限，只对其中的某些方面作展开）：

第一，通过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方法来分析汉语词位的题元结构。我们将针对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词位，而是置于特定题元框架结构中的词位。如动词、名词等谓词的客观意义有自身的概念语义和反映情景参与者的配价语义两方面组成，施事、受事、方式、目的、条件、结果、材料、手段、工具、方位以及这些语义因素的属性、性质、关系等意义要素都可以成为察看汉语词位语义构造的积极建构成分，凭借此可以对汉语语词、命题结构的语义特性作出新的审视。例如，汉语中“死了丈夫的女人”可以用名词“寡妇”和“遗孀”表示，但这两个名词一为性质名词，另一个为关系名词，相应二者的题元结构也不一样：“寡妇”的语义中不包含关系配价，“遗孀”含有这一语义配价。试比较：她是寡妇——她是老王的遗孀；但*她是老王的寡妇——*她是遗孀。但有所不同的是，俄语中“寡妇”的性质意义和“遗孀”的关系意义是用同一词（вдова）的不同义位来表示的：Катерина—вдова₁（卡捷琳娜是个寡妇）；Катерина—вдова₂ Сергея。（卡捷琳娜是谢尔盖的遗孀）这些相关的问题都值得深究。（参见张家骅 2006：133）我们甚至可以借用集成描写的方法对汉语词位、句子的题元结构和某些语义角色作出语用属性方面的分析。

第二，根据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原则，研究汉语词汇的语义特征如何反映在

其语法特征上。这里所说的语法特征包括词汇单位用于语篇时，在句法、交际结构、语序、语调等方面的行为特征。在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理论系统中，词汇的义素分析内容要与它们的非常规性的语法属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有别于其它语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借鉴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原则，对汉语动词谓词等语词展开语义成素分析，该分析的语义描写不单包含一般性词汇意义内容，还与形态—句法方式、交际结构、超音质特征乃至同义手段的分析等紧密结合，这对于充分解释语词的运用条件和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十分有益，同时也较有新意。参考莫斯科语义学派相关学术思想，以汉语表示“知识”、“意见”的命题态度谓词为例，可以分析出四个要点：

1) “知识”谓词（如“知道、晓得、猜到”等）在句中通常充当述位，表示新给信息（rema），带逻辑重音，因而可与从属命题调换位置：我知道他要来→他要来我知道。而“意见”谓词（如“认为、以为、感觉（到）、觉得”等）在句中通常充当主位（thema），表示已给信息，不带逻辑重音，因而不能与从属命题调换位置：我认为他要来→*他要来我认为。

2) “知识”谓词可以支配间接疑问句，因其语义特征决定语句的信息焦点是从属命题，而不是谓词本身。说话人认为受话人已知的从属命题因而可以使用指代性间接问题句笼统、含糊地表达：我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而“意见”谓词不能支配间接疑问句，因其语义特征决定语句的信息焦点不是谓词本身，而是表达意见内容的从属命题。从属命题的内容因而必须充分、详实，不能用指代性质的间接问题句形式来表达：*我认为他何时来了。

3) 否定副词“不”只说明“知识”命题态度谓词本身，不能跨越该命题态度谓词说明从属命题的谓词：我不知道他能来≠我知道他不能来。而否定副词“不”可以跨越“意见”命题态度谓词去说明从属命题的谓词：我不认为他能来=我认为他不能来。

4) 可以用代词性宾语替换“知识”谓词从属命题：我知道他来→我知道这件事。但是替代“意见”谓词从属命题只能用代词性状语“这样”：我认为他能来→我这样认为。（И. Шатуновский 1996: 254-257, 张家骅 2006: 141）显然，这样对汉语语词的语义成素分析纳入了新的、有价值的语言信息，在理论上有较强的外延张力，使词汇语义研究得到了深层次的挖掘。

第四，立足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原则，深入分析汉语词汇语义中聚合和组合关系的作用和表现。首先，从聚合关系上看，可以对汉语同义的语词的概念意义作命题意义内容、语用—修辞意义、指物意义的分析，还可以对词汇语言单位的重合的义素组合展开研究。而从组合关系上看，可以对汉语词汇语义单位在语篇中义位组合或意义相互作用的原则加以系统化揭示。在汉语词汇系统中这样的语义现象极为普遍，但并未得到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第五，借助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的多层级意义结构分析方法来研究汉语词汇语义结构。这种词位的多维性包括预设、陈说、蕴涵、情态框架、观察框架和言语动因、语义功能的转换等。这样的分析将有益于揭示汉语词义之间差异的本质。据莫斯科语义学派认为，语义结构可分为预设、陈说、蕴涵、背景知识、行为动因、意图、情态框架、观察框架，还有主位—述位、旧知—新知、交际切分的功能转换。而且每一个语义层都有其内部句法组织。语句中同样的两个义素，由于它们扮演的预设与陈说的角色不同，常常构成两个不同的词汇单位。这两个单位可能是两个不同的词、一个词的两个不同义位，也可能是一个义位的两个言语变体。“希望”的语义结构中主要有两个命题单位：(a) X（某人）认为 P（某事）是好的；(b) X 认为 P 是可能的。但是在不同的两个句子里，(a)，(b) 两个命题的交际角色却不尽相同：1) 我对成功抱有希望；2) 我对这次会见抱有希望。在句 1) 中，语义

成分(b)充当陈说,(a)是预设,句子的意思是“我认为成功是可能的”。句子2)里的两个语义成分调换了位置,(a)转而充当陈说,(b)退居预设的地位,句子的意思是“我认为这次会见有好的结果”。(a),(b)两个语义成分的交际功能转换可以通过句子的否定形式来证实:3)我对成功不抱希望;4)我对这次会见不抱希望。两个句子的否定对象显然不同。句子3)否定的成分是(b):X不认为P是可能的,因而(b)是陈说,句子3)的语义焦点;成分(a)并没有被否定,是句子的预设部分,X仍然认为P是好的。句子4)的情况则不同,(a)是被否定的语义成分:X不认为P会带来好的结果;至于成分(b),则作为预设退居背景的地位,不是否定的语义对象。(张家骅 2000: 71-72)这样的分析无疑可以为汉语相关语义问题的分析注入新的内容,同时也可为其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第六,立足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理论,从表层句法以及深层句法等各个方面对汉语句子的同义手段进行语义上的深层分析、转换和运作,也可以从词序、言语的交际组织、语义准确性和语用恰当等诸方面对语句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检验,对现代汉语句法语义问题作深层次的挖掘。例如,俄语中使用率极高的句式1)Мороз не чувствовался—Мороза не чувствовалось; 2)Подкрепления не посылались³—Подкреплений не посылалось. 在相同条件下,选用左句式表明话语所谈现象、事物(“寒冷”、“增援部队”)是存在的,而选用右句(否定后的二格句式)则表示所谈对象根本不存在⁴。(Ю. Апресян 2005: 5)此外,一格往往指明确定的具体对象(Звук дождя в вагоне не слышен),但二格往往带入不确定的对象(Не слышно ни звука),这一句法(句式)语义现象在汉语中也有大量表现,有趣的是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手段,相关的语义差别通过词序、话题结构方式等来体现:下雨声我没听到——我没听到(任何)下雨声。

我们认为,运用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的方法论来研究现代汉语中的相关语义问题,可以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一些突破:

理论上的突破:

借助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原理,可以突破传统的汉语语义学的一些局限性。除了对汉语词位意义进行描写之外,还可以对它们的句法、构词、搭配、交际结构等诸方面的特征进行探讨,从中找出语义根据,深化汉语词汇和句法语义的研究。

在研究成果的运用上:可以尝试把研究的最终结果引入到其他语言相关现象的研究中,从而能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解释。而这又集中表现在它可以帮助理解自然语言的句子意义中所包含的两层含义——民族语义和通用语义,即莫斯科语义学派眼里的表层语义和深层语义。

实践上的突破:

一方面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包括学外语和学汉语的人、操外语者和操汉语者)语言的分析能力、提高分析和理解句子语义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可以提高语言综合和遣词造句的能力。因而从整体上提高我们的语言素养,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也就是提高我们的言语交际能力和交际水平。

3 结束语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言集成描写所提出的一整套颇有新意的研究方案及其研究成果在我国语言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也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的介绍、分析,该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思想对汉语语言学相关研究的借鉴作用远未得到充分的挖掘,更缺少这方面的实际操作和运用,这些都不利于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因而相关工作的开展势在必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把整个词库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来研究,根据各

种特征,将其划分成意义相互交叉的词群来进行分析,从中找出语言单位相互之间的系统关联,这一做法发人深省,对于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来讲不失为一条新的途径。

基于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的汉语语义研究可以尝试把从语言的语素到句式的全部意义单位都纳入统一描写的对象、揭示这些单位的非语义属性的语义根源,针对性更强地切入问题,使现代汉语语义理论更趋完善、合理、全面、深入,并达到从整体上促进普通语言学发展的理论目标。

此外,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对于汉语词典学理论、计算语言学理论很有启发性,将对其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汉语词汇信息库、语料库的建立也不无参考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思想的指导下,可以编纂适用于机器翻译的大型汉语详解—搭配机器词典,全面反映包括汉语语词的句法搭配性能、词汇搭配性能、交际超音质搭配性能等在内的语言使用信息。

附注

1 词汇的系统描写(системное описание)以这些词典释义类别为背景来展开,即用相同的模式来描写那些属于同一词典释义类别的若干词汇单位的共同属性。系统描写的最终任务是揭示整体语言词汇的系统性。

2 包括生成和理解句子所必需的词汇、句法、搭配、交际结构、语义、语用等语言规则。

3 此为一格“主体—受事”被动句。

4 这在该类句式与动词体的呼应中也能作一管窥: Среди десятиклассников не обнаружилось ни 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читавшего «Короля Лира». 句中未完成体动词形式 читавшего 表示“概括事实意义”,在此意味着行为本身根本未曾发生,这同整个句式包含的“事物、现象完全不存在”语义相协调一致。

参考文献

- [1] Апресян Ю. Д. 1995a 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концепция и типы информации//Ю. Д. Апресян, И. Б. Ленютина, Е. В. Урысон. 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Z]. М.
- [2] Апресян Ю. Д. 1995b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т. II).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M]. М.
- [3] Апресян Ю. Д. 2005 О Московской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школе[J]//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
- [4] Шатуновский И. Б. 1996 Семантика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 нереферентные слова[M]. М.
- [5] 张家骅 语法·语义·语用——现代俄语语义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 [6] 张家骅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语言[J],《当代语言学》2006 年第 2 期。
- [7] 张家骅、彭玉海等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Towards Integral Linguistic Descriptions and Semantic Research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Based on Descriptive Principle of MSS

PENG Yu-ha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ory of integral linguistic descriptions of Moscow Semantic School(MSS) has substance and value in many aspects of semantic research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 paper gives a review of its concepts, puts forward new plans to analyse and resolve problems in semantic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ries to expound practice phenomena of Chinese syntactico-semantics. We hope the paper's study would help grasp the essence of Chinese semantics.

Key words: Moscow Semantic School(MSS); Integral linguistic description; semantic research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yntactico-semantics

收稿日期: 2007-07-10

基金项目: 本文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 06JJD74008)、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批准号: 91099)、首批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基金项目(批准号: 1152-NCET-005)及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批准号: 11522071)的资助。

作者简介: 彭玉海(1968-), 男, 重庆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语义学、语用学、普通语言学。

[责任编辑: 靳铭吉]